

策進會議研究報告摘要

攝錄：張婉玲

《散聚宣教：移民教會的挑戰》

作者：王欽慈（華傳國際總主任）

關於「散聚宣教」，作者回憶起多年前在紐約法拉盛第一浸信會牧會時的一次任務，須要組織短宣旅程，與厄瓜多安地斯山脈的土著居民克丘亞人接觸。另外，又有一次，王牧師和師母參觀一個在新澤西舉行的基督教音樂活動，參與者均來自華盛頓至波士頓合共二十多間教會中的克丘亞會眾。全場只有王牧師、師母和一位拉丁宣教士屬非克丘亞人！該活動以獨特的音樂風格和明顯的崇拜熱情為標誌，試圖反映族群的屬靈氛圍。經過這兩次親身與克丘亞人接觸的體驗之後，王牧師想到這樣充滿活力的克丘亞族群，與及他們獨特的教會運動，究竟對整體美國基督教的影響何在？

王牧師嘗試引用波士頓以馬內利福音中心的一本作品 New England's Book of Acts 中提及的「安靜復興」現象，指出新英格蘭白人福音派會眾衰落的情況下，民族教會擴展迅速。然而，這種「安靜復興」現象能否帶動當代移民教會去超越文化和語言障礙，與非基督徒人口接觸，推行更廣泛的福音事工呢？

根據韓裔社會學家Pyong Gap Min對美國韓裔移民教會的研究，移民教會除履行屬靈上的角色外，還解決四項重要社會功能：培養移民之間的團契，保護文化傳統，提供社會服務，賦予成年移民的社會地位。然而，這些功能卻因為過於內向，導致移民教會與主流社會隔離。普遍在移民教會中常見的張力是在「文化保育」與「同化」之間的選擇。尤其是年輕一代，即移民第二代，他們較傾向於「同化」，尋求融入主流社會。可是，大部分移民教會

難民事工，同樣也要接待源源不斷的短宣隊，還要為隊員們提供住宿、交通和行程的安排。另外，黎巴嫩一個宣教機構須要定期接待來自北美、拉丁美洲、非洲、亞洲和歐洲的短宣隊。更為團隊提供大量翻譯人員，幫助隊員能夠介紹事工、家訪及分享見證。至於土耳其，有由宣教士營運的難民事工中心，每年接待大約十一至十三個短宣隊，其逗留時間由一星期到六個月不等。還有庫爾德斯坦自治區，由海外華人成立的非政府組織，從2017年以來每年接待五至十多個短宣隊，當中成功地招募許多海外華人基督徒來中東作短期服事，並通過此組織向短宣隊進行「行前訓練」，包括基礎跨文化教導、基本神學和宣教學等。

隨著2018年2月中國政府修改宗教事務條例之後，中國大陸宣教之門關閉，影響不少海外華人教會轉向中東新禾場，其中一個來自香港的基督教醫療短宣組織，近年逐漸把短宣隊由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國家搬到中東地區。

雖然從2015年難民危機開始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會、宣教士和非政府組織三方合作來回應難民的需求，但在傳福音方面，在中東境內向穆斯林分享基督福音，仍要承擔風險。加上語言障礙，面對操阿拉伯語或庫德語的穆斯林難民進行門徒建造或聖經教導，確實存在一定難度。其次，有關「散聚宣教」常見的挑戰是「行前跨文化訓練」的必要性！沒有接受過訓練的短宣隊員會因為個性與靈性不成熟，破壞了見證主愛和真理的機遇。特別身在穆斯林文化處境下，基督徒必須放下對穆斯林的誤解和偏見。思溫格作為常駐中東的宣教者，親身目擊接踵而來的短宣隊帶給本地同工極大的工作量，有時候地方教會感到無法集中推動原定的宣教工作，畢竟宣教士的角色不是接待一批批的短宣團！

無可否認，針對難民事工而言，最有果效的短宣隊一定是醫療短宣隊。當中有超過六十歲、甚至七十歲的退休華人醫生，以無比的愛心、鼓勵和祝福流離失所者、難民、以及前線長期宣教者；體驗出華人短宣隊員可以慢慢地學會關愛更多擁有不同語言、文化和信仰的「外族人」；這也許是華人在「散聚宣教」課題上的一個突破！今後，若有志參加中東短宣隊的散居華人，除可聯繫當地一些成熟的事工平台協助策劃外；不妨試試從自己國內的難民事工開始，主動跟不同背景的難民接觸和嘗試理解他們的文化，仿效思溫格夫婦的「行前跨文化訓練」，也是一種加強落實「散聚宣教」的裝備。不管怎樣，中東短宣浪潮還可以持續多久呢？在瞬息萬變的中東時局的氛圍下，不論是政府的倒台或是權力的轉移，均足以影響民眾的命運！最後，思溫格引用創世記50章20節，藉著約瑟對兄長們的安慰，帶給在苦難中的中東人民一點盼望！

怎樣的處境最適合散聚宣教模式？怎樣的處境又不適宜呢？在三天策進會議中，十多位作者發表研究論文，以下摘要其中三篇，探究一些曾經實踐在福音禾場的故事。

上帝的救贖使命最有效的框架呢？實際上，不論於移民教會的領袖，還有神學院、甚至每個基督徒，怎能逃避應對今天全球移民時代所帶來的挑戰或機遇？

《華人散聚宣教新工場： 中東難民危機之下的短宣浪潮》

作者：思溫格

作者是一位散居美國的華人基督徒，也是一位常駐中東的宣教者。十多年前當她還在美國居住時，她和丈夫花了五年時間，參與本地的中東難民事工。期後就前往中東服事，正式揭開夫婦二人支持「散聚宣教」的序幕！

近十年來，中東地區經歷內戰、宗教衝突，不斷增加大量移民和難民。就在2011至2016的僅僅五年間，報導指有一千二百六十萬敘利亞難民湧出。2014年，數十萬伊拉克少數民族（當中有基督徒和雅茲迪人）被ISIS迫離家園，成為難民。收容中東難民的包括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約旦、伊拉克的庫爾德斯坦自治地區。難民收容國自始變成了華人教會短宣的熱門選項！自2016年以來，思溫格與正在約旦、黎巴嫩、土耳其和庫爾德斯坦服事的同工們共同見證了短宣隊的激增情況。

以下是中東「短宣浪潮」的其中一些實況：約旦一間位於敘利亞難民營附近的教會，在2017年每週都接待不同的短宣隊！在另一間當地教會，思溫格和丈夫參與開展



《歐洲華人教會狀況簡介》

作者：鄭路加（歐華神學院教務主任）

作者在位於西班牙的神學院教導教會歷史，尤其是講解教會歷史的時代背景和教會內部重要事件。他在歐洲接觸的華人群體，來自中國內地居多。

早期的歐洲華人大多是二十世紀二次大戰後的東南亞沿海族群，如香港、馬來西亞、台灣和福建。散居者隨著貨船進入英國和北歐各國。在1950年，第一個華人基督教組織「基督教華僑佈道會」在英國誕生。此組織在六、七十年代也會積極支持歐洲各國的華人基督徒，例如派出宣教士往法國巴黎為散居華人植堂，又到意大利協助建立團契和查經班等。當年移民歐洲最主要的華人群體是浙江省的溫州人，這群體的特色是家族團體和非法移民！從七十年代的「浙江移民潮」開始，直到二十一世紀初，數十年間，移民落腳地點漸漸由法國、意大利轉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。1984年，意大利幾個大城市教會負責人決定成立「意大利華人總會」，總會的重要同工負責安排講員，供應各地教會的主日信息，將意大利分成南、中和北三個牧區。每年由大區域的教會聯合舉辦營會，如夏令會和培靈會等。還有2001年成立「意大利華人復興會」，當中得到不少意大利華人基督徒協助，「西班牙華人總會」終於成立。可是，近年大城市大教會鬧獨立，紛紛脫離總會，使「總會制度」的角色和職能被質疑。

說回中國移民的辛酸史，若是非法移民的話，由於偷渡過程艱辛，能夠到達歐洲的只會是中青年群體。特別在九十年代期間定居歐洲的中青年移民，大多數家庭都把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送返中國大陸，然後要求國內的家人或親戚代為照顧，直至孩子到十至十五歲左右再申請團聚。這批孩子在期待與父母團聚之同時，更需要面對語言的障礙和家中不認識的兄弟姊妹！結果，他們經歷過校園欺凌、學業失敗之後，幸運的還可以繼承家族產業；不然，這群

界乎二十五至四十歲的長子們，內心抱著一種被父母犧牲的感覺成長。即使父母是基督徒，他們還是拒絕信主！直接或間接影響多年來歐洲華人教會中，這個年齡層的會眾，絕無僅有！如此，教會怎樣尋找和培訓年輕人牧者呢？難怪，當孩童們長大須要離開兒童主日學或青少年團契之後，只有一半數目的參與者願意繼續返教會！看來，牧者的缺乏也許是歐洲華人教會的大挑戰！

以留學生會眾為主的荷蘭和德國華人教會，除位於柏林、慕尼黑和法蘭克福等較大城市的教會以外，其餘各中小型城市的華人教會均沒有足夠資源去支持全職牧者。縱使有牧者願意去德國牧會，單為選擇聚會場地已成一項挑戰！隨著天氣的好與壞、抑或交通配套的完善與否，很容易影響華人留學生的出席意向。原來德國和北歐的主流信仰是路德宗，屬國家教會級別，大部分信徒一生只進教堂三次：嬰兒洗禮、婚禮和葬禮。因此，華人基督徒不難租借那些教會作聚會場地。

對於歐洲中產家庭而言，每逢週末，經常要為子女參加各種活動或比賽，選擇放棄教會聚會。最令當地牧者愁煩的剛好是每年的復活節和聖誕節，每每看見有過半數的同工舉家旅行去了！那麼，還有需要舉辦節日聚會嗎？

全北歐只有六間福音堂聘有全職牧者，其他城市勉強有查經班和團契；大部分華人團契生活側重於室內活動，話題大致是有關就業問題或抗抑鬱攻略！應該是因為北歐氣候嚴寒，陽光較少的關係吧！教會會嘗試聘請香港的畢業神學生，前來北歐的華人教會參與牧養工作。最終卻敵不過寒冷的歲月，傳道人紛紛選擇離開。

總括而言，在歐洲普遍的中國移民，一般教育水平不算高，平常牧者的講道內容必須淺白易明，更談不上甚麼成人主日學課程。